

卷一百五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五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四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

獫狁薰鬻居于北邊隨草畜敬而轉移其畜之所多

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與驢同馱馱生三日而

騎駼生北驢奚馱驢逐水草遷徙無城廓常居耕田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盡

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鐵把小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
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漢史謂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自秦
漢以至于唐宋皆然蒙古入主中國始令西番
僧馬八巴造為字書今世所謂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
道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至懿王會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
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
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
而與畎戎共殺幽王于麗與麗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
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臣按戎狄弑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
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
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大戎交通則彼大戎
者固不敢越其封疆而入吾內地况又取剽刃

於中國之天王茲此世道之大變也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為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

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今胡言猶謂為騰乞犁也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仗奇兵以爭

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
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
敵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
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圍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
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
兩矢外鄉去聲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
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
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

為關內侯

臣按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

為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於危
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疆自
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至于我

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
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
元極矣說者以謂地狄之盛也固莫盛於胡元
而其衰也亦莫衰於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
為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

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為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為居，捕野獸以為食，而衣其皮，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禁勞，不能忍飢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為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効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鷲之態，皆變而為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為驕，况其百

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為之，長非獨畿甸間為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群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飢寒，其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來之部落而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於草野之

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信信然見骨
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
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為我邊防之
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
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為者我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
其巢穴彼皆雉窟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
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千降附而還是
以百年之間夷狄懾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
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來

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朶而
只伯之輩皆鴛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鷲尚結
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歡者挾脫
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非彼
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
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
分為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
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
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
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

落弁協兀良哈海西諸部來者。大眾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於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為哈刺所殺。哈刺為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訛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釁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文子繼世者。是固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為。亦可見矣。雖然。逢蠱蠱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於遼末。鐵木真之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為國者防微杜漸。恒恐禍生於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墉。深其陷穽。塞其蹊隧。而迂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為吾畜產之害矣。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脩。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惟。

宗社無疆之休。

鼂錯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改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聞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

兵者知所長短之所在以其所長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矣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虎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卑可汗吐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疆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氏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

者往從之其為之謀導之人邊故頡利自以為疆
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
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
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盭蒙京師大
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
利獻北關下震掃風除其國遂墟

臣按漢之冒頓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幾
百萬宋之契丹女直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
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
蓋漢唐有邊關以為之阨塞而虜未有城池據

中國地宋則失其險隘而內地為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為
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
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推北荒後
韋紇叛突厥自為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
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
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疆其後攻薛延陀
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
羅者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

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驚猶鶻然宋祁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事蓋踈而不戚也

臣按有唐一代北狄最彊者前曰突厥後曰回鶻突厥控弦多幾百萬回紇悉有九姓之衆然皆居其境內而不得中國地故其為害止於邊地宋之契丹拓拔其地與衆未必過此一虜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盡有興夏之境據中國地用中國人為中國害此宋邊患所以比

唐為甚今當以之為戒而防之於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逸出之人據吾尺寸之地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幹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以畋漁為生秋冬則遠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七獵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

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秦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道于沙漠。傳子愛猷識理達臘。傳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

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為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臣按自周以來。北狄之寇。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為中國害。前此如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地。晉宋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奴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為邊境患耳。至契丹始効中國。稱大號。與宋為敵國。女直又奄

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丞夏嗚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端。基其禍者。則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夫夷狄之禍。自古有之。而禍之大者。始起於此。惟其禍之大。所以防而備之者。宜比古人加意百倍。蓋非特為邊民慮。所以為宗社計也。自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

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為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

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為之防者。比漢唐尤宜倍加意焉。當夫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慮。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君臣上下。朝夕講究。預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須盡善盡美。萬全無弊。彼雖欲來也。無可通行之徑。彼雖欲攻也。無可容足之地。彼雖欲變也。無可乘起之隙。兢

兢焉無事之時恒以有事處之業業焉彼雖不
來而吾切切焉而其禍患常在旦夕間焉此無
他切而近也寧過備而棄之不後時而生悔萬
一公卿將相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掩
其無能之迹為必無事之言以寬

主上之憂此皆姦邪小人李斯趙高之流也呂祖
謙有言何能為之一言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又曰何能為者萬惡之
所從生也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
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
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
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
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
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
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
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

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邇。

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為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為向背。

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泰初。三衛為虜所驅。竄名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疆而懦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具

間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振卹之。其頭目中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資。如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為扞蔽矣。以上北狄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中